

轉譯的化身

2017年「高雄獎」的力度

文 / 薛保瑕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院長暨視覺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所長)

2017高雄獎
 廖敬君 (曖曖一他·她)
 壓克力、擋珠、鉛錘、0.02mm漁線、免燒玻璃透明顏料
 277x8x102cm 2014~2016



前言

「2017高雄獎」複審以不分類的方式評選，對評審委員而言，此項工作並非容易。因此在兩天針對「2017高雄獎」進入複選的37件作品，最終要評選出5位「高雄獎」得主，就成為5位評審委員（盧明德、洪根深、陳睨怡、王焜生、薛保瑕）具挑戰性的工作。基本上，評審進行過程中每位委員皆嚴謹以對，初始在經歷多次且繁複的擇選，皆維

持每位委員自主地判斷，再交叉以共識決逐漸縮小得獎作品的數量。在進入最後兩輪決議時，隨即以開放討論的方式，讓每位委員充分表達對這些作品的看法，直至最終得主的出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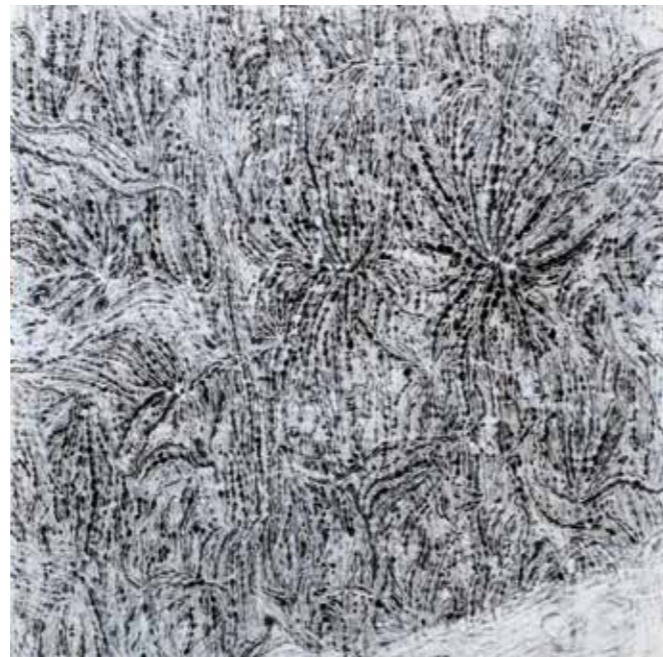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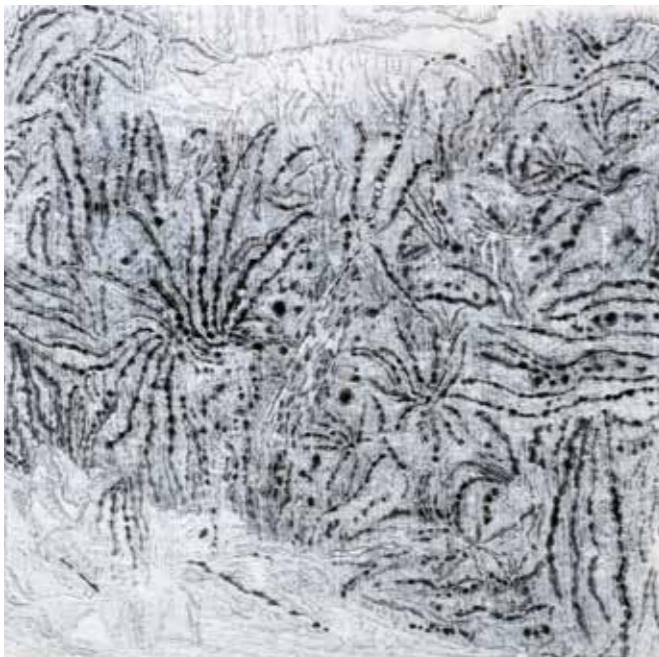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主辦單位於評審前，即將「高雄獎」的變革歷史，以及此次徵件的內容詳細說明。並邀請3位觀察員（國內觀察員—秦雅君、陳明惠；海外觀察員—楊天帥）一起加入，提供初選時各類項

評審們的關注與考量重點，供複審委員參考。但初審作品數量十分龐大（此次有611人投件，約須審查1800餘件作品），各類評審委員的工作一定是極艱辛的，最終由8類項（水墨／膠彩、書法／篆刻、油畫／壓克力、素描／版畫、雕塑、攝影、複合媒材與新媒體New Media等）作品中各選出入選與優選作品進入複審，其間必有許多討論與辯證。因此雖由觀察員們提供部分資訊（但不公佈優選名

單），複審委員在初步了解後，較能知曉各類項作品的產出過程。但如何擇選？則須由現場作品的層次，與作品中視覺符號如何表述了創作者的理念，成為其美學元素轉譯的化身，則是評審關鍵的參照。

層次化的轉譯

如果說藝術促使創作者積極的以個人的視野觀



2017高雄獎 陳劭彥 《重力風景—有牧草的路》 壓克力畫布 145x145cmx2pcs 2014~2016

察生活週遭的種種現象，並回應時代的多種訊息，且在美學向度上有所挑戰的話；那2017年「高雄獎」進入複審的37件作品，則提供了創作者如何觀察和表述了這個「真實」與「虛擬」、「全部」與「部分」、「宏觀」與「微觀」並存的現實世界。

此次進入複審的37件作品仍如過往一樣，在各種媒材上都有穩健的表現，且是經過高度競爭後，由各類初審的評審委員選出該類的入選作品，並含括初審選出的各類優選作品（複審時並未告知各類獲優選的作品，因此入複選的所有作品是再度一起歸零的共同競賽）。這些作品，無論是由個人的視角，記錄了消逝的一刻和轉變中的消長與異化現象；或是以劇場式與事件現場的情景，扮裝成特定行業的達人的演員方式上場；或是以個人的行動，記錄「內」與「外」的關係；或是以特定的主題，回應當今擾動世界令人恐慌的恐怖事件；或是以微觀化下的自然風景，象徵對現存處境的認知與啓示；或是以特定的圖示與意象，展現個人的感性世界或美學視角；或是以特定的材質和組合方式，表現多層次的空間美學；或是以跨領域的方式，探

討展現新世代對時事與環境的觀感；或是以身體為中介，強化互動的關係，喚起身體的感官知覺；或是以存在但無法辨識的物質（如無線電與水霧等）為媒介，創造異境，提供觀者參與與省思；或是以跨領域混合媒材的方式，創造與內心或記憶片段有關的小劇場；或是以虛實模糊不易辨認的方式，探討記憶的邊界；或是以計劃型的行動方案成果，促使被動者成為主動者，去探討層層被遮蔽的真實。這些豐富的創作理念與內容，顯露這些創作者敏銳的觀察力，以及他／她們如何轉譯這個時代社會情境的變遷，和如何拆解在過去與當下連結的文本意義。

對照式的轉譯

嚴格說來，藝術的發展並非個人的成就，而是文明進化累積的成果。因此，創作理念的激發，必然和時代的情境與處境有關。換句話說，創作者的動心起念，也和曾「有」的與現今延續發展的認知體系有關。然而，當布西亞提出我們已進入「擬像」的現實構成世界時，「真實」的意義為何？遂

成為另一道必須思考與面對的命題。當「擬像的似真」即可能就是判斷與認知為「真」的依據時，創作者以對照式的轉譯方式，作為藝術的表現語法，似乎相對的就增加了。

此次得獎的作品中，不少作品則以對照式的方式，將創作者的理念轉譯呈現。一如廖敏君作品以透明釣魚線上的點狀顏料，呈現出一種經緯交錯模糊隱約的影像。那是在「凝視」的過程中，產生的無法拒絕，也無法明確化的主客觀交映的流變過程。促使觀者在辨識的意圖中，不斷面對曾有的記憶形象，找尋那逐漸被遺忘的「存在」；更在模糊的真實中，以不斷地定位和對位，回視記憶的切片，與逐漸消失的靈光。

而陳劭彥以黑白灰色調、熟練的筆法和多變化的筆觸，表現出連結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的景緻。

換句話說，那是一種將具象抽象化，隨之在複數性與重複性的連結中，再將抽象具象化，所創造出的「擬風景」。陳劭彥作品中的符號，有一種顯微鏡下生物分子的結構，也許那是牧草被分解後的意象，在層層的延續構成中，恣意的生長。而作品展示時，他則以兩兩對照的方式，在色彩、在空間、在語意的連結上，皆凸顯了彼此牽連的潛在原型。

再者，張淳皓的作品則更明顯地以對照方式將兩種圖示並列。創作者以象徵性的手法，游離在容易辨識與不易辨識的意象與情境之中。若對照創作者的創作自述（這是兩個人，花朵是愛人，黑色底是我自己……），此時這些繪畫中的元素，相對的是創作者意欲以特定的圖示引發情感的帶動。在線、花朵與細緻處理具層層肌理的暗黑畫面中，象徵現實世界中彼此相關，卻又有所差異的存在處



2017高雄獎 張淳皓 《靈魂容器—髮》 油彩畫布 130x162cmx2pcs 2016



2017高雄獎 許進源 (困·囚) 底片·相紙 版數：1/5 280x210cmx3pcs 2015~2016

境。由此，畫面中雖有可辨識的花朵意象，也有似「冷抽象」的符號系統，但這些圖示相互接合後的意涵，或許就不是僅由形式上來詮釋的如此單純與直接了。

語意的轉譯

視覺符號會有其語意上的表述方法，而其關鍵性的效益，則是這些語意如何產生與形式上對位的延展意義。鍾佩蓉的作品以素描和版畫以及現成物—水槍等元素，創造了形式上相互對位的視覺語彙。創作者也意圖藉由這些內容所產生的語意，回應當下「強」與「弱」的制式劃分；甚至對於弱者的肯定，也希望由輕鬆詼諧的方式，驗明正身！此時，這些形式語言是在於層層連結的解讀，進而將輕鬆轉為嚴肅的議題，促使我們審視現今世界的種種亂象。

許進源的攝影作品，以環形劇場的方式佈置他

所拍攝的行動劇式的作品。而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多為特定的狀態，所用的枯木與玻璃也創造出詭異的情境。那是一種不尋常的場景，也是一種虛幻的敘事。許進源的作品，真切的讓我們知道那不是現實中可見的場景，這是創作者意圖設定的一場戲，並且在環繞式的展覽空間裡，將步上舞台的觀眾，圈圍在揮之不去的幻境之中。只是，這真是幻境嗎？一種自囚式的表徵，是解放的方式嗎？！還是在詭異情境中那綿延不斷的不安，就是一種自囚！

結語

整體來講，此次進入複審的作品，微觀性的屬性比較強。創作者也許並不直接藉由作品表述過多的個人情感，可是作品中以轉譯「現實」作出發，還是可以看得出來他／她們關注與回應的落點與力度。其次，對筆者而言，部分作品的情境現場，兼具電玩中遊戲場景的屬性，有片段、即時與短暫虛

實之間的沈浸感。那種場景與情境，看起來有一些遙遠，是因為它其實是「非真」，可是在參與遊戲的過程中，確實有某一部份切身的經驗，而那經驗是在於視窗跟身體之間，和「擬真」現實的引觸所累計出的。因此，我們看到更多近身微觀式的觀察與經驗。而這些作品轉譯的，正是創作者的化身，並試圖連結與詮釋這個時代中與時俱進的文本脈絡。▲